

黃金組

優等



楊雲三

二〇〇七年從臺北榮總神經內科醫師退休，有更多的時間學習並從事寫作，希望作為醫病之間的橋樑，除了散文書寫，更希望寫小說以發揮更多想像空間。

我得了「庫賈氏病」？

電子郵件傳來學校年度考核通知，看著要自行填寫的評估表格，心裡一陣煩躁。

「堂堂」大學教授竟然要自評教課的時數夠不夠、這一年拿了幾個研究計畫、發表了幾篇論文、有沒有創新，每年還會收到學生打的教學分數；唉，也許人生到了這個階段，該改走行政路線，比如當系主任、院長或校長？只是我向來沒有興趣，也缺乏管理長才，更沒有人脈背景，還是安安分分當個陽春教授好。

但我還帶了兩個碩士班研究生，實驗做得不是很順利，沒有數據可以寫論文，不知能否在兩年內順利畢業？如畢不了業，當指導教授的我也挺沒面子。

愈想愈煩，難以入睡，吞顆鎮靜劑吧！鎮靜劑是最近看高血壓時，醫師幫忙開的，說可以幫助睡眠，現在剛好派上用場。視力有點模糊，眼科醫師說我有白內障，但還不到需要開刀的程度；眼壓也有點高，醫師先讓我點眼藥水。過了六十大關，體力、腦力和能承受的壓力，樣樣大不如前了。

躺在床上，想到兒子，更睡不著。前幾天他打電話來，說和太太協議離婚了，兩歲的兒子歸他帶。這麼重大的事，兩個年輕人就自個兒決定，事先完全沒與我商量，根本就不顧我的感受，這真叫人難過啊！年輕夫婦都是上班族，收入不高，吵吵架

就算了，怎麼說離就離？那小孫兒怎辦？兒子哪有什麼帶？

如果先生還在，兒子會這樣嗎？當年同在大學教書的他，正當四十歲壯年，被診斷罹患肝癌時，兒子只有七歲，卻很懂事。在爸爸住院時，下了課會自己搭公車去病房，跟爸爸講學校發生的事，念課本給爸爸聽；爸爸小睡時，就在病床旁邊的活動小餐桌上做功課，讓醫師、護理師和鄰床病人讚不絕口，直誇他乖巧。一家三口同心協力對抗病魔，努力了兩年，雖然先生還是走了，但畢竟齊心奮鬥過，那麼貼心的兒子如今哪裡去了？

跟學校請了一星期假，一個人窩在家裡什麼事也不做。整天昏天黑地橫躺在沙發上看電視，也不曉得電視在放映什麼；提不起勁來煮飯也不想外食，隨便吃點家中的存糧、餅乾，打發肚子。

住在中部的護理師妹妹趕來臺北看我，一見面就嚷著：「姊，妳怎麼都不看T2G！才一個多月不見，妳怎變成這樣？就算獨居，也不能這麼邋遢啊！妳看妳，身上的衣服皺巴巴的，顏色樣式都不搭配，家裡亂糟糟，多久沒打掃了？」

妹妹一面動手幫我整理，一面劈哩啪啦繼續數落：「妳是怎麼回事啊？從我進來的不到半個小時內，妳光是找眼鏡就找了三次，記性一定有問題，而且精神恍惚，家裡也沒東西吃，我們去附近的小吃店吧，我請客。」

看我走起路來輕飄飄的，妹妹過來攙我，一碰到我的胳膊，像觸電似的驚呼：「妳怎麼這麼瘦！」聲音之大讓我也嚇了一跳，雙手跟著抖動了幾下。

隔天，妹妹幫我掛到神經內科門診，那位看來年輕的陳醫師也覺得我有問題，先安排我去做神經心理測驗。

神經心理檢查室的心理師，問了我一些簡單問題：這裡是哪裡？今天是星期幾？我心裡嘀咕著，廢話，我哪管今夕是何夕！

他請我跟著他重複三個不相關的名詞，幾分鐘後再問我，我只記得其中一項。還要我從一百減七，一直往下減。我心算向來不好，而且不專心，減到八十六就減不下去了。心理師拿出兩個五角形交叉的圖案，讓我照著畫，我心煩，把其中一個五角形畫成了六角形。

做完測驗，回到門診看陳醫師。陳醫師面色凝重地說：「妳的簡短智能測驗是二十分，滿分是三十分。一般而言，只要二十四分就認為是及格，但及格分數與教育程度有關，妳是大學教授，按理要遠大於二十四分，」他眉頭緊蹙，一個字一個字接著說：「妳應該是輕度失智，而且在一個月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生，是屬於『快速失智症』的一種。」

陳醫師接著安慰我：「妳先不要想太多，住院後，我們會替妳抽血檢驗、儘快安排腦波和腦部核磁共振檢查，必要時還要做腰椎穿刺，抽腦脊髓液，看是否有腦

炎或腦膜炎，如果是，是有藥物治療的。」

失智？而且是快速失智？我腦海一片空白，我怎會得這種病？醫師是不是弄錯了？雖然高教育者，如雷根總統和柴契爾夫人，也曾罹患失智症，但他們都是年紀大了才得到，我才六十一歲啊！而且，「快速」是什麼意思？表示我會很快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像個植物人？還是很快就會死亡？那麼，學校的課程、我帶的研究生、兒子和孫兒怎麼辦？我還有許多事要做、很多地方要去旅遊，我還沒活夠，我不甘心！

大概是怕我想不開，妹妹在醫院陪了我一個晚上。第二天，兒子請假來陪我，等陳醫師查房。陳醫師把兒子帶到門外，但我還是可以聽到他們的對話，也許是故意讓我也聽到吧。

陳醫師說：「很多疾病都會造成快速失智，你母親除了輕度失智，還有走路不穩，和手指動作的間距有時對不準。而且，聲音大時容易受到驚嚇，手會抖一下，稱為『肌躍症』，這些現象讓我們擔心會不會是『庫賈氏病』的早期症狀。不過現在還言之過早。」

兒子問：「請問庫賈氏病是什麼病？」

「那是一種具感染性的普利昂蛋白所引起的腦病變，病人會快速失智，全身出現肌躍症現象，有時會有動作遲緩、平衡失調或視覺辨識困難等神經症狀。我們目前只是懷疑有這種可能性而已，還要考慮是否有其他疾病，因此需等腦波和核磁共振

振等檢查結果出來後，才能確定。」

「如果是庫賈氏病，有藥可以治療嗎？」

「可惜目前沒有藥物可治，但如果手腳抽搐症狀明顯，可以用藥控制。」

學商的兒子不懂庫賈氏病，但我的本行是生物，我懂。普利昂蛋白所引起的腦病變，發生在人身上是庫賈氏病；發生在牛身上是牛海綿樣腦病變（俗稱狂牛病）。庫賈氏病患者很少活過一年，而且很快就認不得家人。

罷了，罷了！既然人生即將走到盡頭，教授還是要有個教授的樣兒，我得好好安排，漂漂亮亮地收攤。打起精神，把腦子像電腦般的關機重新開機：先把惱人的自我評估表丟在腦後，這些對我已沒有意義；對兩位研究生還是有責任，也許可以安排他們到同事王教授的實驗室。王教授教學、研究、做人都好，手上有好幾個研究計畫，相信他不會拒絕，可以讓我的兩位研究生順利拿到學位。

兒孫自有兒孫福，兒子、媳婦要離婚就離吧，那是他們兩人之間的事，而且敢離婚，想必對兩歲小孩的照顧也安排好了。也許他們會各自找到更合適的對象，我操什麼心！趁著我人還清楚，要多與兒子和孫兒相處，如果媳婦來看我，仍會把她當媳婦看待。

其他好像沒什麼牽掛了，房貸已繳清，早就買了生前契約，不會給兒子添麻煩，存款雖不多，但加上撫卹金，還是有筆小錢可留給兒子。

我自己有什麼遺憾呢？想去的旅遊地點太多了，就算活到一百歲也玩不完，那就更不必掛心了。倒是想趕快出院，到住家附近的公園、傳統市場走走，好好享受溫馨悠閒的慢活氣氛；找親朋好友去喜愛的小館子，不管卡路里多少都放膽的吃，而且飯後還要一杯咖啡搭配高熱量甜點；再看幾場好電影，在電影院裡盡情的哭、放縱的笑，那就很滿足了。

心裡這麼盤算著，頓覺海闊天空，全身輕鬆起來，胃口變佳，醫院的伙食也不那麼平淡無味了。體力漸增，停止服用鎮靜劑後，走路穩定，連看人也開始順眼，有興致與鄰床的病人和家屬聊天，話家常、談病情。

陳醫師建議做腰椎穿刺，抽取腦脊髓液看看有沒有發炎，並且自費兩萬元檢測是否有自體免疫腦炎的抗體，我全部同意，能讓醫師收集更多資料、增長知識，並了解病情，正確診斷，對醫病雙方都好。

在醫院住了一星期，所有檢查結果都出來了，兒子陪在病床邊等著宣判。

陳醫師腳步輕快地踏入病房，面帶微笑走到床邊說：「好消息，所有檢查都正常。妳的腦脊髓液沒有發炎，也沒有自體免疫腦炎的抗體，腦波和腦部核磁共振掃描都正常，並沒有庫賈氏病的變化，而且第二次的簡短智能測驗從二十分變為三十分。妳並沒有失智！」

停了一下，看著我，他接著說：「最重要的是妳進步很多，胃口好，有精神，

與人比較有互動，而且也不再出現類似肌躍症的現象。」

我如釋重負，和兒子相視而笑，哈哈，我暫時死不了啦！但，什麼是肌躍症？

陳醫師說：「肌躍症是手腳不由自主的短暫抽動或抖動，尤其是受到大聲驚嚇時容易發生，很多疾病都會出現肌躍症，庫賈氏病是其中之一。妳以前有過手抖的問題嗎？」

忽然靈光一閃，我本來就有從母親遺傳來的動作性手抖，平常手不抖，但有時拿東西或夾菜時會輕微顫抖，因不嚴重，我根本不當回事，周圍的人更不會注意到。但如果飢餓、緊張或太過勞累時，手抖會比較明顯，或許就因為這樣被醫師當作是肌躍症？那為什麼一開始醫師不先問我？

「請問陳醫師，我得的到底是什麼病？我需要一份診斷書，以便向學校請假。」

陳醫師慢慢地、小心翼翼唯恐我不能承受似地說：「我們認為妳得的是憂鬱症，憂鬱症會以假性失智來表現。這可能與妳多年的慢性壓力，以及妳最近擔心兒子要離婚所造成的情緒困擾有關。本來要照會精神科醫師，但妳自我調適得不錯，明顯進步，目前並不需要服用抗憂鬱症藥物，所以先讓妳出院。」

不是失智，更不是庫賈氏病！只是精神壓力大的關係？害我以為自己沒救了。

陳醫師看出我的驚喜與疑惑，耐心地為我解釋：「醫師是根據病人的症狀，以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來推斷各種可能性，再一一排除後，留下最可能的疾病，有

時難免會聚焦不對、跟錯線索或先入為主，把所有症狀都往這個疾病上堆。幸好，疾病還需實驗室檢查，如腦波和核磁共振等來驗證，而且追蹤病情是最好的把關，例如妳的明顯進步就排除了庫賈氏病的診斷。」

雖然鬆了一口氣，但原來的煩惱仍在，有點懷念幾天前準備要安排後事、漂亮收攤的雀躍心情。何不乾脆就把自己想像成已罹患了庫賈氏病，保持這樣的心態，下半生的日子應該會更好過吧！

* 評審評語

作者以自身罹病的經驗，描述得知患病之後，就醫的過程，以及內心的忐忑、掙扎，到最後發現是虛驚一場，全文在緊張中帶有自嘲的幽默，結局的翻轉，也具有戲劇的效果，全篇讀來，趣味雋永，加上作者所學背景，讓知性順暢地融入文章，讀來全不晦澀。

——向陽

* 得獎感言

能得獎真是莫大的榮幸，也是很大的鼓勵，因為這是我第一篇獲得刊登的短篇小說。尤其感謝臺北市閱讀寫作協會汪詠黛理事長的指導以及會員們的相互切磋與激勵，並期許自己持續寫作。